



途 中 的 爱 情

陈继明 著

TUZHONG DE AIQ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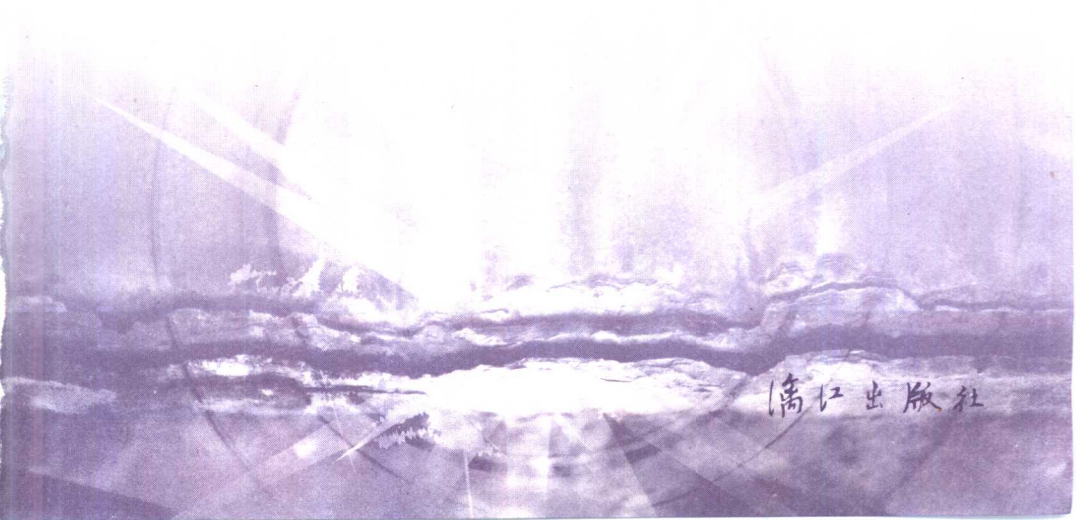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

TUZHONG DE AIQING

途中的爱情

主编 阎晶明 ■ 陈继明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途中的爱情/陈继明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 4

(中国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)

ISBN 7-5407-2965-1

I. 途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8604 号

途中的爱情

作者◎陈继明

责任编辑◎沈东子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10 千字

印张◎5

版次◎200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6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65-1/I·1792

定价◎1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报载,一乡村女子,被两名骑摩托车的蒙面男子轮奸,凶手当即逃逸。半年过去了,该女子仍执意要捉获凶手,本村一男子向她求婚,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,帮她找到凶手,否则,宁愿终身不嫁。

于是,两人出门上路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9)
第三章	(31)
第四章	(49)
第五章	(74)
第六章	(88)
第七章	(111)
第八章	(122)
第九章	(136)
第十章	(143)

第一章

1

月亮低低的，贴在村子的西北角，月光白厉厉的，像是无所不在，含着无形而又超凡的穿透力，模糊了明暗、天地，甚至阴阳的界限。

某一刻，村子南端，被村民们称作碾子背后的角落里，有人在高声吐痰、用力跺脚，引起了几声狗吠，旋即全村的狗都“汪汪”起来了。狗吠声中又混进了三两声鸡叫，随后是更多的狗叫、更多的鸡叫。黎明到来前，似乎是需要鸡、狗、牛、羊们这样欢叫一番的，大有一种齐心协力、推波助澜的味道。此后，月亮像是在一瞬间内从内里迅速暗弱下来似的，天地间开始有了一些新鲜的气息、苏醒的气息。

吉祥从碾子背后出来后，先朝村外窄路的尽头瞅了一眼，然后便折过身向村中央走去。吉祥穿着一件西装模样的浅灰色上衣，左手提着个草绿色的有几处补丁的帆布包，右肩上扛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，一副要出门远行的样子。

在海棠家门口，吉祥站住了。两道细而长的灯光从海棠

家的门缝里挤了出来，被满地的银灰色月光化为无形。吉祥歪斜着身子，像是没决心走进去。停顿片刻，吉祥把蛇皮袋从肩上接下来，终于走过去了。吉祥把蛇皮袋立在门边，轻轻推了推门，没推开，又用拳头轻轻砸。院子里很快有人应了一声。是海棠的姐姐海燕的声音。海燕的声音略显沙哑，含着些爽直劲儿，吉祥是熟悉的——吉祥和海燕是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。海燕打开厚重的双扇院门，探出头来，对吉祥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快来。”

吉祥把双手中的家当立在台阶下，跟着海燕走向堂屋，形容略显畏葸。海棠的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子等人都在堂屋里，神情里都带着倦意，都对吉祥客客气气的。吉祥有点不习惯这种态度，显得更不自在了。吉祥斜坐在靠窗户的炕边上，接住海燕递来的黄色的青铜烟瓶和火柴，立即擦火吸烟，半显克制，半露贪相。吉祥发觉屋里的人都在注视自己，目光里都含着几分感激，又有些类似于同情的东西。

人人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。

最先开口的是老同学海燕：

“吉祥，咱两个是老同学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妹子海棠从小脾气犟，爱认死理，这次你和她出门，帮她了一下心思就对了，天底下流氓多的是，不止一个两个，就算捉住了又能咋样？最多出口恶气嘛。反正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妹子海棠就是你吉祥的人了，你陪她出去权当是浪了一回，回来咱们就把事情一办！”

海燕说话时，炕上的海燕父亲上身绷得直直的，眼睛圆睁着，嘴唇瑟瑟抖动，焦急地要说话。海燕话音刚落，他就性急地接上了：

“海棠这个女子不听话，多少人好言相劝，就是听不进去！俗话说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万事难！出了门一抬腿子就要花钱呢，撒一泡尿、吐一口痰都要收费呢，你……你一人还带着一张嘴呢，还要吃呢喝呢！再说，大海里捞针有指望吗？就算运气好，捞上了，还不是干求蛋！说句难听话，你娃还能变成黄花闺女吗？”

“快都闭嘴！”

是海棠的声音。

她是从外面突然走进来的，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枚炸弹。她不客气地挖了父亲一眼，又盯住吉祥，厉声问：“走不走？”吉祥的身子晃动了一下，立即站起来往屋外走。在门槛边，吉祥停下来，转过身说：“海燕，我妈就交给你了。”

“你放心你放心！”海燕答。

2

肩上挎着花布包的海棠，一出门就疾步向村外走去，始终不回头。海棠母亲一手扶墙一手抹眼泪。海棠的父亲弯着腰，站在所有人前面，定定地盯着女儿的背影。吉祥把蛇皮袋抡上肩后，默默扫了大家一眼，转过身走了。

海燕提着吉祥的帆布包，跟在他身后。快到村头时，海燕把吉祥叫住说：“吉祥，在外面可不能啥都听海棠的，你是男人，自己要有主意呢……这是一千块钱，你拿着，别让海棠知道。”吉祥躲闪着不拿钱，说：“我有我有……”海燕执意把一沓子钱塞进吉祥手里，吉祥边走路边将钱塞进衣服底下的衣兜

里,向海棠撵去。

村口,海棠停下来,半侧着身,等吉祥走近。

来到海棠跟前,吉祥朝她脸上轻轻扫了一眼,说:“走吧。”

海棠则说:“你要是后悔,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吉祥随口答:“没啥后悔的,权当出去浪一回。”

“啥? 那你一个人浪去!”海棠的声调立刻变得阴冷了。

吉祥慌忙辩解:“我是说……要是实在找不见,就权当浪了一回。”

“找不见我一辈子不嫁人!”海棠几乎喊起来了。

吉祥不知所措地僵立了一会儿,终于说:

“走吧,我这个人说话算话。”

3

天微亮时两人看见公路了。

吉祥把蛇皮袋和帆布包搁在路边,到坡底下撒尿去了。海棠看见左前方有个小小的残破的柴垛,恹恹地走过去,扔掉肩上的花布包,坐倒在柴垛边软柔的麦柴上。吉祥回来时,裤带还软软地吊在前面,海棠斜了他一眼。吉祥边系裤带边走过去,犹豫了一下,坐在距离海棠稍远的地方。两人间约有一米的距离。

海棠盯着坡地里稀疏的麦苗一动不动。吉祥的目光斜落在面前窄窄的柏油路上,说:

“这路是从县城到固原的。”

海棠目光发虚,像是没听见。

等了一会儿,吉祥侧脸问:

“咱们到了固原再咋走?”

海棠仍无声,显得又冷漠又无力。

“唉……”吉祥轻声叹气。

海棠把目光投向更远的麦地。

吉祥顺着海棠的目光,看着远处,说:

“海燕让咱们出来多商量呢!”

海棠的嘴唇动了动,还是没声音。

“咱们起码要有个计划呢!”

海棠依旧看着远处,眼神虚实不定。

“唉,你看不起我我知道……”

海棠拾起两根麦柴,在手里玩弄着,终于说:

“我有啥资格看不起人呢!”

这话令吉祥大感意外,一下子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,吉祥的胆子也陡然大了起来,歪过头盯着海棠说:“在我眼里,你还是以前的你——你有啥错?又不是你的错!”吉祥发觉海棠正在注意听自己的话,就接着说:“你看,这几个月你瘦成啥样子了?脸都绿了……其实,事情已经出了,任何事都是由事不由人嘛……”吉祥突然感到这样说下去是危险的,就赶紧住口,停了一会儿又说:“俗话说得好,功夫不负有心人,咱们这次出来,肯定能把两个……两个家伙捉住的!”吉祥差点说不出“两个”后面的“家伙”二字了,他本来打算说的是“流氓”这个词,一犹豫就换成“家伙”了。

海棠埋头撕扯着手里的麦柴。

良久,海棠突兀地问:

“你有信心吗?”

“有，当然有！”吉祥急忙答。

停顿片刻，海棠柔声问：

“听说你会打架呢？”

“刚够防个身！”吉祥脸色微红，“小时候跟我舅学过几天。”

海棠着意看了吉祥两眼。

4

上午 10 点，满脸灰尘的海棠和吉祥从固原汽车站走出来了。在站外的台阶上，吉祥把蛇皮袋子放倒，让海棠坐在上面。海棠把肩上的花布包取下来，搁在身旁，乏乏地坐在筒状的蛇皮袋上。吉祥向街对面的那排小吃摊走去。

海棠压着身子，目光散乱地跟随着吉祥瘦削的背影。她看见，吉祥走路的时候，身子有点左右摇摆，左肩膀还比右肩膀抬得稍高一些。那么他打架的时候是啥样子？她实在难以想象，不过，她感到自己一时并不像先前那样小看他了。

他提着几根油条大步回来了。

她不自觉地故意埋下头、蒙住脸。

“来，吃油条……”

海棠抬起头，接住油条。

吉祥坐在台阶上，歪着头大口吃起来。

“有一股子煤油味道。”吉祥说。

“我吃不出来。”海棠老实地说。

“就是有股子煤油味道。”吉祥又说。吉祥一边这么说，一

边把手中的另一根油条从中央打了个折,再打一个折,张大嘴喂进去。

“他妈的城里人吃东西就是怪。”吉祥边吃边说。

海棠又有些瞧不起吉祥了,脸色微微变得难看起来。

吉祥几口吃完油条后,把两只油手按在海棠屁股底下的蛇皮袋上,来回擦。海棠低头看了一眼吉祥的超乎寻常的大手,脸色更加难看了。吉祥却没有发觉,打开自己的帆布提包从里面摸出一个布袋子,又从布袋子里面取出一根用羊骨制成的长约半尺的烟锅,把袋子深处的细碎的烟丝撮出一些,夹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三指间,捻成一小团儿,然后填进烟锅里,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残破的火柴盒,继而摸出一根火柴……海棠闻着浓烈的烟味后,快速把身子拧了半圈,几乎是背对着吉祥了。

“闻不惯烟味呀?”吉祥问。

海棠压着身子,像是要吐的样子。

“闻不惯烟味?”吉祥又问。

吉祥看见海棠的脸色不大正常了。

吉祥只好站起来,心里嘀咕着走向远处。

把一锅子烟吸败后,吉祥回来了。

吉祥看到海棠恢复正常了,就问:

“下一步咱们咋办?”

“走西安。”海棠很快答。

“你是咋打算的?”吉祥又问。

没等海棠回答,吉祥接着问:

“一个是固原口音吧?”

海棠的脸突然一沉,表情又有些可怕了。

“一个是固原口音，一个是西安口音，除了这还有啥？”

吉祥的口气里稍稍含着些胆略了。

“再没了！”海棠狠着声说。

“当时咋没把摩托车号记住！”

吉祥变得毫不敏感了，没发现海棠在生气。

而海棠看上去已经气恼极了。

“既然有一个是固原口音，咱们还不如先留在固原呢，固原是三省交汇的地方，走西银川兰州一样远，来来往往的杂人也多……”

海棠这时用双手紧紧地蒙住了脸。

吉祥这才若有所思地闭住了嘴。

第二章

5

两个人一直走出固原城,看见一家不起眼的院门旁,挂着一块发黑的小木牌,上面写着四个歪斜的颜体楷书:李记客店。

“有人吗?”吉祥在门口大声喊。

“有呢有呢。”一个满脸雀斑矮个女人迎出来。

“一晚上多少钱?”吉祥直接问。

“包房吗?”矮个女人的目光落在吉祥身后的海棠身上。

吉祥脸红地摇头,并回头看海棠。

海棠毫无表情地站在几步之外。

“不包!”吉祥于是坚决地说。

“一人十块。”

“能便宜吗?”

“没法便宜了。”

“便宜点。”

“那就八块。”

“五块。”

“行，行。”

吉祥和海棠走进院门。

吉祥的房间靠近院门，海棠则被领进院子深处的一间房子里。房间里还有套间，套间门敞开着，床上斜躺着一个有些肥胖的穿黑裙子的女人。“来客人了？”黑衣女人尖声问。

“你过来看看人家这女子，多水灵！”矮个女人说。黑衣女人就真的坐起来，走出来了，靠在门上把海棠上下打量了一遍，语气尖酸地说：“看样子……我得另找个地方住了！”矮个女人急忙解释：“别别，人家就住一晚上！”

矮个女人走后，套间里的女人使劲把门关上了。

海棠看见外屋的这张床是张双人床，心里就有些怪怪的，甚至有了些生理反应，继而又看见床单中央有一块隐约的巴掌大的血迹，就立刻转过身，快步走到窗边，脸涨得通红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便断然出去找到那矮个女人。

“能把床单换一下吗？”

“床单是干净的，刚洗过。”

“上面……有东西呢。”

“有啥东西？”

“有血呢。”

“血？啥血？”

“哎呀，就是血嘛！”

“噢，那是血印子，洗不下来。”

“麻烦你给我换一下。”

“给你说过，刚洗过的！”

“麻烦你换一下嘛，又不费事。”

“你看你这女子……”

“不换我就不住了!”

这时吉祥从房里出来,问:

“啥事?”

海棠严厉地冲吉祥说:

“你进去!”

吉祥不得不退回房间,海棠又说:

“不换我就不住了!”

“那就换,换……”矮个女人提着另一条床单进来后,狠狠把带血的床单扯下来,说,“不就是一点血印子嘛,哪个女人没见过血?真是的!”

海棠站在一旁默不作声。

6

“海棠。”吉祥在院里喊。

海棠听见了,却不吱声。

“海棠。”吉祥走近了一些。

海棠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来。

吉祥粗野地推开门,说:“出去走走。”

海棠提上包默默跟出来。

吉祥说:“给我背上。”

吉祥从海棠手上接过花布包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李记客店,在门外左右张望了几次,然后朝楼房较多的那个方向走去。太阳浮在头顶,把固原县

城照得发出一片白光。两个人先是并排走着,保持着大约一米的距离。“一米的距离”,这像是被一种神秘力量预设好的,不可轻易突破。两个人行走的姿势看上去也有些别扭、有些费力,仿佛有种微弱的引力在前方极远处暗暗牵引着他们,而他们自己更愿意站在原地不动或向后退去。街上不时有大卡车、手扶拖拉机、摩托车等车辆全速驶过,往往紧贴着行人肩膀。海棠后来就跟在了吉祥身后,前后的距离仍旧在一米左右。海棠的目光锐利地从面前经过的每一个男人的脸上扫过,尤其是骑摩托车的男人。每有一辆摩托车经过时,海棠就有些喘不出气的感觉……

吉祥则有些漫不经心。

“妈的,人人都像强奸犯。”吉祥小声嘀咕。

“你说啥?”海棠问。

“我,我没说啥呀!”吉祥急忙否认。

“你明明说了!”海棠声音很大。

“我说,人人都像嫌疑犯……”吉祥只好撒谎。

海棠的表情又变得可怕了。

拐过一个路口,固原城陡然繁华起来。

吉祥和海棠走在宽宽的人行道上。

终于,吉祥忍不住又开口了:

“咱们基本上没证据嘛!”

“没证据咋了?”

“没证据,我觉得……”

“你觉得啥?”

吉祥想说“我觉得难”,却终于改说:

“咱们应该去公安局报个案。”